

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裁决重启诉江案

【明慧网】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七日，驳回阿根廷联邦刑事上诉法庭以“一事不二审”作为结案理由，判决重新开启审理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群体灭绝罪行一案。原告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上诉成功。

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表示，希望此诉江案发回原审法院审理的法官能秉持司法正义的精神，做出正确的判决，重新恢复对江泽民及罗干的国际逮捕令，让阿根廷的诉江案成为国际人权史最重要的历史案件之一。

阿根廷诉江案件回顾

二零零五年，当时的中共“六一零”头目罗干在访问阿根廷期间，法轮大法学会将其告上法院，指控其犯下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经过四年的调查，当时的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阿绕思·拉马德里，依据普遍管辖原则以及受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证词，下令逮捕江泽民和罗干。

之后，中共使馆不断向阿根廷法院和政府施压，要求结束起诉江泽民的案子。不久，拉马德里法官被迫辞职，转由执政党有意安排的法官在上任后撤销了此项国际逮捕令，并以证据不足结案。

法轮大法学会随即向阿根廷联邦刑事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时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该上诉法院作出裁决，认为本案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原告所提之受迫害证据亦足以采信。然

而，因西班牙已起诉江泽民、罗干等被告，因此援引“一事不二审”原则驳回此案。

法轮大法学会于是再向刑事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指出由联邦刑事上诉法院第一分庭以“一事不二审”原则驳回此案，乃是因为中共政权的政治压力所致。在被告被定罪前，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不应适用“一事不二审”原则。

大赦国际组织支持法轮大法学会的此项上诉，并以第三方身份向刑事高等法院提出大量国际法关于反人类罪案例的处理、发展及分析，认为“一事不二审”原则对此案不应适用。

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今年四月十七日裁决，仅仅为了保证“一事不二审”，不足以决定是否该对本案进行调查，更不足以用来决定结束本案。刑事高等法院并裁决，重审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六一零”头目罗干对法轮功修炼者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

李克强出访柏林 德国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大连吕开利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柏林期间，法轮功学员在柏林和平集会，敦促制止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对迫害的始作俑者江泽民及其帮凶做出应有的法律制裁。

无论是在中共驻德国使馆前、德国总理府附近、总统府贝勒府宫前，还是在柏林洲际酒店前，中共总理所到之处，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方式展现出制止残酷迫害的决心。

法轮功学员郭居峰曾经在中国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绑架过四次，这次来柏林，他专门为他的朋友吕开利呼吁。他介绍说：“吕开利人非常厚道，我们曾经两次被非法关押在一起，在过去的中共对法轮功十四年的迫害中，吕开利有十年被非法关押，经历了二十三种酷刑，辗转了辽宁省的三

个劳教所和三个监狱。”

郭居峰特别提到了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的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此教养院占地大，面积两千余亩，有水田、旱田、菜地，被非法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在烈日炎炎下的野外劳动每天要超过十四小时以上，拔稻草时，法轮功学员整个下身一泡在水里就是半天，穿的靴子又不跟脚，底下又是粘泥，迈一步都困难，鞋根拔出来，一使劲就坐在水里，靴子灌满了水，但又不肯脱，因水里有水蛭，不小心就被咬。经常有法轮功学员劳累过度，昏迷过去。吕开利被强迫奴役，扒苞米，栽水稻。因长期营养不良、肉体折磨、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吕开利的脚开始肿胀，不能走路。就是这样，警察也不放过，叫人用筐将他抬着去扒苞米。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教养院因抗议迫害，被马三家警察用床板疯狂毒打后背，导致其

后背化脓，溃烂，生蛆，脱下衣服时，后背上的蛆直往下掉，惨不忍睹。现在吕开利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的锦州监狱医院，已经瘫痪二年九个月，不能走路，家人和律师被禁止接见也有一年半了。

“这里虽然和中国相隔八千多公里，基于我曾经经历过的迫害，我能深刻地体会吕开利的那种对生命、信仰、自由的渴望，这种感觉让我经常在深夜里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已经有十二名法轮功朋友在迫害中去世，我不想再失去我的朋友吕开利，我必须去帮助他，出于一份朋友间的情义，出于他现在情况的艰难，出于他面对迫害所展现的超常的勇气和忍耐。”◇



漫漫风雪路 十载盼夫归



吕开利入狱前照片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 原大连起重集团工程技术信息部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吕开利，二零一零年

八月被盘锦监狱迫害瘫痪，自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起，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锦州监狱医院。家人多次千里迢迢前往，要求探视，并将无法自理的吕开利接回家照顾，却一直遭到狱方的无理拒绝。

吕开利因坚持信仰“真善忍”遭中共非法劳教和非法判刑，至今非法关押时间累计已十一年有余，期间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

漫天雨雪诉冤情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早晨，雨雪交加，吕开利的妻子和婶婶乘火车颠簸六个多小时，又一次来到锦州监狱，希望将不能自理的吕开利接回家照顾。

年前(腊月二十六)吕开利妻子和婶婶来到锦州监狱，终于见到了负责保外事宜的副狱长梁学，提出办理保外就医，梁当时说：“马上过年了，你们年后来吧，给你们准信儿。”

吕开利家人要求见他一面，梁说，去接见室办理。家人在接见室等待时，却因为“上面”的所谓规定，没有带当地派出所出具的不炼法轮功的手续，以及吕开利没有“转化”(强迫放弃信仰真善忍的合法权利)被狱政处长高宽拒绝。家人据理力争，竟被监狱保卫处的警察强行拽出接见室，并进行威胁。

抱着对梁狱长答复的希望，这次家人来到监狱办公大楼，门卫先是说狱长没来，后又说狱长在开会，家人一直等到下午才见到梁，然而家人的合法权利再一次被无理拒绝。

因为家中办理一些事宜需本人签字，当妻子拿到吕开利签字时，认出是本人笔迹，但是字写的弯弯曲曲，与正常状态下写的字大相径庭。在妻子的一再追问下，监狱医院的吴队长仅承认吕开利“小便不行”。

十一年冤狱 迫害罄竹难书

吕开利，原大连起重集团技术信息部工程师。自修炼法轮大法后，处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连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优秀技术人员；在家中尊老爱幼，同事、家人都喜欢他。

在中共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吕开利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历经苦难，经历了电棍电击、死人床、野蛮灌食、吊拷、殴打、码坐木楞子等二十三种酷刑，辗转大连教养院、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关山子劳教所和营口监狱、盘锦监狱、锦州监狱，迫害罄竹难书。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因在辽阳利用电视插播讲述法轮功真相，吕开利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吕开利被冤判十年，先被非法关押在营口监狱二大队，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被强行转至盘锦监狱五监区。

在盘锦监狱被迫害致下肢瘫痪

在盘锦监狱，吕开利遭到狱政科王景林、五监区教导员李峰等警察用多根一百五十万伏电棍连续电击、关禁闭等迫害，手、胳膊、身上到处是酷刑伤痕和镣铐电棍伤痕。

二零一零年六月末，吕开利绝食抵制奴役劳动。为迫使其奴役劳动，五监区副监区长管凤春(曾在一监区任狱警队长，指使犯人用十指插针酷刑迫害锦州法轮功学员黄成的直接责任人)和原管教科王辉及狱警秦飞在大队教育室连续五天用电棍电刑折磨吕开利，从每天下午一点直迫害到四点，七月九日至十三日，天天如此，吕开利遍体鳞伤。

八月二十九日，管凤春从中午十一一点开始用电棍电击吕开利，逼迫其“转化”，遭到拒绝，一直迫害了四个小时。八月三十日早晨六点四十分左右，吕开利从劳动车间楼顶坠楼重伤。

迫害事件发生后，盘锦监狱将原五监区迫害责任人全部调离。

盘锦监狱为了掩盖迫害罪行，一直将吕开利隔离在监狱病监，封锁消息，吕开利家属听到消息，多次找到监狱，狱方一直隐瞒迫害实情，并非法阻止家属见人。

经家属和律师艰苦的努力，终于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九日家属见到了饱受折磨的吕开利。此时他坠楼已十四个月了，吕开利是被犯人背出来的，脸色蜡黄，下肢根本不能动，身上带着导尿管，大小便失禁，十多分钟会见谈话就已经支持不住。看到昔日健康开朗的丈夫被迫害成这样，妻子痛哭失声。

妻子一次次到盘锦监狱要求接回不能自理的丈夫，狱方为了逃避责任，以种种借口欺骗和推诿。

转押锦州监狱 家人一年未得见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盘锦监狱不通知家属将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转移到辽宁省其它监狱，当天下午，吕开利等四名法轮功学员被转押至锦州监狱，吕开利被非法关押在锦州监狱医院继续迫害。

吕开利家人多次千里迢迢赶到锦州监狱要求接见，而遇到的都是狱方的欺骗和推诿。

吕开利家人在盘锦监狱最后一次见到吕开利时，他身体异常虚弱，由于腰椎、骶骨、踝骨等多部位骨折，马尾神经损伤，吕开利腰椎处，脚踝处有钢板支撑着。因为下肢不能动，他移动身体只能用双拳支撑挪动，两只手手指关节处皮肤都磨成了厚厚的茧子，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境况非常艰难。

现在锦州监狱阻止家属会见至今已一年，吕开利境况令人堪忧。◇

“是自焚还是演戏”



图：央视“自焚”录像中，“被火烧过”的王进东，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